

首个“荷花奖”当代舞奖项的突破——

《觉醒》用创新表达呈现红色题材

●王小作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结果出炉,由内蒙古艺术学院原创的当代舞作品《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本届当代舞类别奖项。该部作品由一级编导董华兴、青年舞蹈家赵磊共同编创,由内蒙古艺术学院歌舞团演绎。

《觉醒》以1923年至1925年间,一批蒙古族知识青年前往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历史为背景,编导经过实地采风与史料阅读,通过舞蹈语汇还原知识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进步的景象。作品情感充沛,讲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在寻求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道路上遭遇的敌对势力压迫,再现了他们互相扶持、不畏牺牲、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下,内蒙古艺术学院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是用文艺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回顾内蒙古在全国重要舞蹈赛事中获奖的作品,多以民族民间舞为主,现当代舞并非内蒙古舞蹈强项,而《觉醒》的成功,是其作为自治区最大文艺院团,在国家级专业舞台上的主动探索与自觉担当。

形式的突破:红色题材的当代艺术转化

红色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屡见不鲜,其内涵的红色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舞蹈艺术创作中,能够使革命精神可视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内蒙古艺术学院此前创作的舞剧《骑兵》是以民族民间舞为主要表现形式,讲述内蒙古骑兵的红色故事,并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十三届舞蹈荷花奖金奖、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而此次内蒙古艺术学院再次以红色题材为创作来源,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以当代舞的艺术手法追溯内蒙古知识青年觉醒、反抗压迫、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为红色文化的现当代呈现提供了可实践的样本。

当代舞作为一种打破程式、强调个性表达的舞蹈形式,具有融合性和实验性,近年来也成为不少舞蹈作品的呈现方式。《觉醒》采用当代舞作为表现形式,更能以肢体语言还原历史故事,增强作品叙事感,作品中跑动、摆臂前行等动作,以“克制”的发力方式区别于民族舞的“大开大合”,更强调舞者对音乐律动的感知与呼吸的同步,展现了知识青年在思想进步、追逐光明道路上的鲜活形象。

作品中段,多松年牺牲后的场景尤为



典型,领舞赵磊在前方小幅度摆动肩膀,身后群舞逐渐以相同动作显现,在倒下的同时被身边的伙伴扶起,这一编排不仅隐喻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的精神,也通过肢体语言实现了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集体的镜像:群像塑造与革命记忆的建构

近年来,不论是舞剧还是舞蹈作品,创作者们开始将舞台叙述的主角由个体转向集体,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为常见,群像叙事更能塑造革命历史中“人民英雄”的形象。《觉醒》的叙事焦点从个体转向集体,将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知识青年群体作为主要叙述主体,编导在编创中没有特意明确领舞的具体人物角色,通过将真实历史故事、人物凝练投射到作品的角色中,拓宽了领舞的表现范围,使其既可以指代乌兰夫等蒙古族知识青年,也可以代表诸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蒙藏学校进行讲学的革命领导人,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将“有人引领”的意象贯穿始终,赋予作品更为深厚的历史感,也给予了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唤起观众对这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觉醒》中最为直接的群像塑造,也是编导编创的灵感之一:由舞者在台上以合照的形式还原北京蒙藏学校学生的老照片,将镜头对准整个群体,引导观众将视角集中于这个时期内蒙古各族知识青年在革命思潮中的“觉醒”,体会知识青年的情感堆叠,作品也是在这一幕后将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此外,舞蹈动作的编排上也体现了群像的统一性与独特性。例如,在作品开始的场景中,群舞之间动作各自不同,存在差异,后保持统一,既隐喻了不同青年个人命运的独特性,又保持了作为知识青年

追求民族解放道路的统一性,展现革命历程中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视觉表达。

服装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群像的集体身份。整体色调统一,制式上融合了蒙古袍、中山装、马褂、长袍等服饰,既体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民族身份,也展现了内蒙古各族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团结统一。这种设计不仅符合历史背景,更是通过视觉符号构建了多民族共同奋斗的叙事框架。

隐喻的生成:舞台符号与观众共鸣

《觉醒》能够收获评委和观众的认可,不仅在于表现形式与题材的贴合,更在于其通过隐喻手法将抽象的历史意义转化为舞台上可知可感的具象表达,这种隐喻体现在道具与灯光的运用上,构成了作品的多层次叙事。

道具方面,作品仅有长方形的木板作为核心符号,虽然单一,但是在不同语境下承载了多元象征,与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提升了作品的叙事完整度,增强了舞台表现力。例如在作品开头,配合背景开关门音效,此时木板的开合则是作为“门”,打开这段觉醒之路的门,也打开了以赵磊为领舞代表的知识青年与毕希日乐图为领舞之间的往事回忆之门。同样,在作品中段领舞毕希日乐图背靠木板被抬升至上方,灯光由白转红,人物逐渐倒下,木板则成为革命烈士多松年在张家口牺牲时的大境门,展现多松年被捕后,被残忍杀害的历史故事,这是木板作为具象物体的表现。

而当舞者背着重达30多斤的木板在舞台上前行时,木板又成为知识青年所背负的为人民解放、为民族复兴的责任重担;在毕希日乐图饰演的知识青年被捕时,与不断靠近的木板进行抵抗与斗争,最后在木

板的“压迫”下撕碎情报信息吃进嘴里,木板又代表着敌对势力对追求进步的革命人士的围剿与压迫。这种符号的多意性,增添了作品的深意与层次,艺术化呈现了伟大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激活观众的感知,达到编导编创的目的。

灯光设计则进一步强化了时空交错与情绪渲染。在作品前段,追光与侧光的运用,将两位领舞、群舞分割为多个叙事时空,一个是以多松年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在执行任务的场景,一个是以领袖式人物为代表的青年在回望与找寻的场景,随后加入群舞当中,最后则是以群舞为代表的青年集体在反抗、在追逐光明道路上的场景,灯光将不同时空汇聚在同一舞台空间中,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层次感。

同时,在作品后段,领舞毕希日乐图与往日同伴站在不同光中,青年相聚时,红光消失,灯光转为暖黄色,又代表着人物记忆的回溯;合影后随着灯光逐渐由暖变冷,人物意识逐渐回到现实,单独的白光下缺少昔日的伙伴,更将革命烈士牺牲的悲壮氛围渲染浓烈。通过这样的灯光设计不仅提升了舞台的视觉层次,更通过色彩与明暗的变化,突出单个知识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奉献意义和集体的追寻与坚守,引导观众与舞者情绪同步,引发共鸣。

《觉醒》的突破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内蒙古当代舞作品的历史性跨越,更在于其对内蒙古舞蹈艺术谱系的拓展。从《鄂尔多斯舞》《盅碗筷》等民族民间舞,到《骑兵》的舞剧探索,再到《觉醒》的当代舞成功实践,内蒙古艺术学院逐步实现从民俗展示到当代表达的转型,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探索与融合,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这种尝试突破的成功,既得益于内蒙古艺术学院歌舞团在舞剧《骑兵》巡演中的经验积累,演员在相同题材剧目作品的核心历史上更为深刻,更能琢磨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物心理状态,放大人物在故事中的情绪与情感,用日常化的动作与细节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让作品中的人物有温度、有情感,避免叙事走向空洞。同时,也得益于编导对于舞者演员的高强度训练和引导,尤其在民族民间舞转化到现当代舞模式中,需要舞者心理和身体上的调整进入状态。

近年来,红色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与讨论,《觉醒》也不例外。通过观察和分析年轻观众的评价可以得知,年轻一代观众甚至更容易被红色题材中国家情怀、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表现而感动。《觉醒》的成功提示我们: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既定的叙事模式,可以更具创新性的叙事与美学手法,唤醒年轻观众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本文图片为当代舞《觉醒》剧照)



兰亭拾景

好的歌曲是入耳赏心的事儿。这几天,反复听《呼和浩特第一场雪》这首歌,不知不觉,由衷地生出一种感动,愿意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和音调,词曲中深陷,愉快地享受它带给人的美妙。

《呼和浩特第一场雪》由词作家康也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靳吉乐作曲,次女高音歌唱家文静演唱。歌曲《呼和浩特第一场雪》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旋律,将呼和浩特的冬日浪漫与家国眷恋融为一体,是一首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城市恋歌。从词曲创作的诗意表达,到演唱时的情感传递,再到编曲中的技术巧思,作品处处体现着对呼和浩特这片土地的深情礼赞。

词曲创作:以雪为媒,构建诗意的城市情书

歌词创作,白描与抒情交织,具有更深刻的文学性,人们欣赏歌曲的同时,被歌词的诗意深深打动。以“第一场雪”为核心意象,用“白云放飞”“彩灯点亮”等具象化的场景开篇,将呼和浩特冬日的视觉元素与“心灵的请柬”“春天的温暖”等抽象情感相连,开篇就奠定了“以景衬情”的基调。

歌词中意象的双重性共鸣,“白雪公主”“绿色梦幻”既呼应了雪的洁白与草原的生机,又暗含着对城市的拟人化爱慕;“飞雪青城,孕育相拥在春天”则以自然轮回隐喻城市的生生不息,让雪景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成为情感与哲思的载体。

音乐情感的递进互补,从“翘首盼望了一个冬天”的期待,到“因为爱恋你,我更爱这美好的家园”的告白,歌词完成了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的升华,将对雪的钟情转化为对城市的眷恋,使作品跳出了单纯写景的局限,拥有了更厚重的精神内核。

动听旋律:深度融合民族性与流行性的特质

旋律采用F大调,2/4拍,速度J=62,以“深情的、优美的”为情绪主轴,呈现出舒缓而绵长的音乐线条。

音乐节奏设计的舒张有致,多用附点音符与切分节奏,模拟雪花飘落的轻盈感与心跳的律动,让旋律自带呼吸感;间奏处的“6--1 6--1”长音留白,则营造出雪后天地的寂静的氛围感,与歌词中“魂牵梦绕”的思念形成听觉呼应。

调式色彩的多元共振,旋律中频繁出现的“6(la)”“2(re)”音,带有草原音乐的羽调式色彩,既贴合“青城”的地域文化身份,又通过五声音阶的流畅性保证了旋律的传唱度,实现了民族音乐元素与流行审美的平衡。

演唱表达:以深情取原声,传递温暖的共情力

这首音乐作品的演唱核心在于“深情”二字,需在技术与情感的平衡中传递城市恋歌的温度。气息控制,气息控制是歌唱演员的看家功夫。开篇“白云放飞我心灵的请柬”一句,需用连贯的气息支撑长线条旋律,如“3.5.6.1.5.6.3.1”的级进,通过气息与真声的结合,模拟雪花飘落的轻柔感;副歌“呼和浩特第一场雪”的重复句,则需在保持气息稳定的同时,逐步增强音量与情感浓度,将个人爱恋升华为集体共鸣。

唱腔咬字中产生的音乐字正腔圆的美学情感,歌词中“青城”“家园”等词需突出字头的清晰与字尾的归韵,如“城(chéng)”字的后鼻音共鸣,可营造出城市空间的开阔感;“雪(xuě)”字的咬字则需轻而不飘,通过口腔共鸣模拟雪的纯净质感,让听众在听觉中“看见”雪景“触摸”到情感。

音乐技术:细节处的匠心独运

结合作品所要表现的音乐地域风格,音乐手法的表现力效果很好,作品采用“主歌一副歌一桥段一副歌一尾声”的经典结构,桥段处“因为爱恋你,我更爱这美好的家园”的调性巩固,与尾声“岁岁年年”的重复吟唱,形成情感的闭环。这种结构既保证了流行音乐的传播性,又通过“雪”这一意象的贯穿,让作品拥有了散文诗般的文学结构,使每一次旋律的重复都成为情感的叠加。

《呼和浩特第一场雪》不仅是一首描绘城市冬日的情歌,更是一封写给呼和浩特的“音乐情书”。它以雪为媒,将个人的爱恋与城市的温度相连;以旋律为笔,在民族性与流行性的平衡中,书写着温暖与诗意。当听众在歌声中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感受到的不仅是冬日的浪漫,更是对家园深深的眷恋——这份情感,正是作品能够跨越地域,引发共鸣的核心力量。

有理由相信,这首歌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唱魅力,因为它用音乐美学表达出人们共同的家国情感。

正如,……因为,对脚下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旋律流淌,发自内心的词句相当。真好!



名家观点

群星闪耀双折桂 竞相绽放光荣花

——评《欢腾鄂尔多斯》《快乐那达慕》

●海钦 李树榕

2025年11月4日,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暨第二十届群星奖颁奖晚会上,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选送,鄂尔多斯市文旅局组织策划、文化馆创作排演的广场舞《欢腾鄂尔多斯》与音乐《快乐那达慕》双双摘得“群星奖”桂冠。每三年一届的“群星奖”,是全国群众文艺创作的政府最高奖项,来自鄂尔多斯的这两部作品能在全国佳作荟萃的比拼中脱颖而出,其创作理念、表现方式和对文化资源的理解运用是值得分析和总结的。

群众文艺是以人民群众为实践活动主体,供人们在职业之外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文化艺术创作形式。“群星奖”以“提升群众文化艺术素养,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为主旨,明确以“群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爱好者”创作作品为限,重点突出“群众演、群众看”来吸引群众积极参与的宗旨,排除了专业院团、机构和职业文艺创作者的参与。然而也正因与专业文艺创作不同,群众文艺的作品化(尤其是评选类)创作,需要非职业的创作主体,采用“大众化”的文艺形式,运用“通俗化”的表现方式,提供能引发最广泛受众审美共鸣和共情的文艺作品,确实不容易。

《欢腾鄂尔多斯》

2022年被列入“群星奖”评选类别的广场

舞,是真正来源于我国群众文艺活动的“新品类”,它从以健身为目的自发参与的广场活动,逐渐演变为融自娱性和表演性为一体的舞蹈文化活动。然而,由于舞蹈技术难度的局限及音乐选择单一等因素,似乎使得广场舞很难成为高观赏性审美期待的产品。而创作一部既符合广场舞类型要求,同时又能将外化的局限转为强审美说服力的作品,需要的不仅仅是要考究艺术创作与细节表达,更需要运用真情实感深挖自身文化资源的个性和共性。这一点《欢腾鄂尔多斯》做到了。

《欢腾鄂尔多斯》汲取“一舞一调两歌”(鄂尔多斯舞、漫瀚调、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古如歌)的文化元素,当一声低沉的呼麦撕开悠远的氛围音效,四十八位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在短短的一个八拍(八秒内)的时间内匀称散开,瞬间舞台就被代表华夏活力的绯红青绿布满。配合着马蹄踏踏的律动,舞者们仅用简单而统一的翻手抖手动作,就把鄂尔多斯蓄势待发的蓬勃洒在了脚下。当你以为即将开启的只是牧歌画卷时,自先秦就响彻大地的一把三弦,以悠扬的五声旋律,倾泻在快速重复的节奏上,横向延展。犹如黄河天上之水,携着来自农耕的勇永坚韧,并入到草原的广袤。适时,女性舞者用托肘探掌的行礼,开启欢腾赞歌的又一个高潮。

在编舞设计方面,《欢腾鄂尔多斯》严格

遵循广场舞动作的大众化标准化,用贯穿始终一步一拍的步伐设计;不断通过手一腕子一臂一肩一腰部的提、揉、耸、绕、抖等典型鄂尔多斯舞蹈动作,配合音乐主题的递进。游刃有余的阵形变换不断切换对舞、群舞模式,让脚下的“耕勤”更加井然有序,头顶的天越来越辽阔而悠远。在鄂尔多斯短调民歌《圆顶帽》和《酒歌》后,这让世界熟知的旋律品牌把节目推向“欢腾”的极点,舞步和动作变化频率加快,但舞者们脸上更加自豪和热烈的笑容让整个舞台的呼吸都变得一致,此时,同声共气具象化了。质朴而坚定的表演者,把作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和家国情感的“合”诠释到极致,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快乐那达慕》

那达慕,是草原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盛会,承载着游牧文明的豪迈与热忱。然而,好客主题的草原音乐名篇不胜枚举,因此当我看到题目时,不免为这个传统题材的群创文艺作品能否“突围”暗捏一把汗。

随着背景画面一列高铁驶向“那达慕”站台,舞台灯光照亮了十五位稚气未脱但“元气满满”的小脸。音乐声起,歌声未出,孩子们却都在“列车上”跳起来了。出乎意料,这部作品竟然是童声歌舞表演形式。歌曲开场

童谣部分的旋律简明,三拍与八拍的间隔把孩子们为参赛的蓄势待发和“谁也不服输”都表现了出来。那达慕把“骑马、射箭和搏克”的“三艺”竞技经典延续至今,“三艺”参赛者不受性别和年龄限制,那些5岁的骑马冠军和60多岁的搏克冠军就是内蒙古群众文化的表率。舞台上跃跃欲试的童声,情感真实而真切。可以说那达慕题材的选取在主题上深深地契合了群众文化的本质。

在“赛罗儿拜东赛”的问候间奏中,一个浑圆结实的小搏克手跳着“鹰步舞”走到台前,他脖子上戴着五色绸“将嘎”,每一条彩绸都记录的是一次冠军的荣誉。对强健体魄的追求是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对少年活力的激发,草原文化中弓弦的精准、搏克的力量以及马蹄下的迅疾,仍然对科技架构下的城市文明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当孩子们在第三段的副歌中唱道“放下沉沉的书包,我们是阳光的孩子,我们拥有一个同心圆……”让这段“列车”上的那达慕预演的内涵更为深刻。

《欢腾鄂尔多斯》《快乐那达慕》两部作品荣获全国第二十届群星奖,与鄂尔多斯市委和市政府一直以来重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重视群众艺术的创作,重视人民艺术的普及息息相关,是多年沉下心来打造群众文化品牌的集中体现,相信在未来鄂尔多斯会有更多的星冉冉升起。